

列 寧

評經濟浪漫主義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列 宁

評 經 济 浪 漫 主 义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Снымонди н наш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снымондисты)
根据“列宁全集”第4版第2卷第111—242页译出

列 宁
評 經 濟 浪 漫 主 義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 大 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号
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350×1168公厘 $\frac{1}{32}$ · 印張 $4\frac{3}{8}$ · 字数32,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 定价(50)0.36元
統一書号 1001·324

目 录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經濟理論	3
一 国内市場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縮小?	3
二 西斯蒙第对于国民收入和資本的看法	9
三 西斯蒙第从資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成兩部分的錯誤 学說中得出的結論	14
四 亞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說的錯誤何在?	19
五 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	23
六 国外市場是摆脱实现額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29
七 危机	34
八 資本主义地租和資本主义人口过剩	42
九 資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51
十 保护关稅政策	59
十一 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学史中的一般作用	66
补遺	74
第二章 浪漫主义者对資本主义的批評的性質	76
一 对資本主义的伤感主义的批評	76
二 浪漫主义的小資产阶级性	87
三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的問題	92
四 浪漫主义的实际願望	97
五 浪漫主义的反动性	105
六 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論对英国谷物稅問題的評論	119
注釋	132

評經濟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¹

研究在本世紀初叶著書立說的瑞士經濟学家西斯蒙第(J.-C.-L. Simonde de Sismondi),对于解决俄国目前特別突出的一般經濟問題,具有很大的意义。加上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处于主要思潮之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大企業經濟的維護者和思想家(正像現代俄国民粹派反对他們一样),讀者就会懂得,我們的意圖是要把西斯蒙第學說的要点以及西斯蒙第同其他的(当时的和以后的)經濟学派的关系作一概述。研究西斯蒙第的兴趣恰好在現在更加濃厚,这是由于我們在去年(1896年)的“俄国財富”杂志上發現了一篇也是專談西斯蒙第學說的文章(布·艾弗魯西“西斯蒙第的社會經濟观点”,載“俄国財富”1896年第7期和第8期)①。

“俄国財富”的这位撰稿人一开始就說,沒有一个作家像西斯蒙第那样“得到如此不正确的評價”,人們“不公正地”时而說他是反动者,时而說他是空想家。其实恰好相反。正是对西斯蒙第的这种評價才是完全正确的。“俄国財富”的这篇文章在詳細而准确地轉述西斯蒙第的學說的同时,完全不正

① 艾弗魯西死于1897年,計告載于“俄国財富”1897年3月号。

确地評述他的理論[⊖]，把西斯蒙第學說中最接近民粹派的觀點理想化，漠視并錯誤地解釋西斯蒙第同以后的經濟學派的关系。因此，我們敘述并分析西斯蒙第的學說，同时就是批判艾弗魯西的文章。

⊖ 艾弗魯西在文章开头重复里別尔特的話，說西斯蒙第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十分正确的（見《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V. Band, Artikel 《Sismondi》 von Lippert, Seite 678）。（“国家科学詞典”第5卷，里別尔特的“西斯蒙第”条，第678頁。——編者注）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經濟理論

西斯蒙第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和人口的关系的学說，是他的理論的突出的特点。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因此叫做：《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Seconde édition. Paris, 1827, 2 vol.⊖ 第一版是在1819年)——“政治經濟学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这个題目与俄国民粹派著作中的所謂“資本主义的国内市場問題”几乎是一样的。西斯蒙第断言：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經濟和雇佣劳动的發展，使生产必然赶过消費而面临着寻找消費者这一無法解決的問題；它在国内不能找到消費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短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業人口；要寻找国外市場，則因新兴資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讀者可以看到，这完全是以瓦·沃·先生和尼·一遜先生²为首的民粹派經濟学家所研究的那些問題。現在我們来进一步考察西斯蒙第的論証的某些要点及其科学意义。

一 国内市場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縮小？

古典經濟学家在其学說中所指的是已經形成的資本主义

⊖ 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

制度，他們把工人階級的存在看做一種不言而喻的事實，與古典經濟學家相反，西斯蒙第所強調的是小生產者破產的過程，即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指出資本主義制度的這個矛盾是西斯蒙第的功績，這是無可爭辯的，但問題在於西斯蒙第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竟不了解這個現象，並以“善良的願望”來掩飾他沒有進行徹底分析的能力。在西斯蒙第看來，小生產者的破產證明國內市場的縮小。

西斯蒙第在論述“賣者怎樣擴大他的市場？”(ch. III, livre IV, t. I, p. 342 et suiv. [⊖]) [⊙] 這一章中說道：“如果廠主賣得便宜些，他就能多賣一些，別人會賣得少些。因此，廠主總是盡量節省勞動或原料，使他能夠比同行賣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過去勞動的產物，所以節省原料歸根到底是用較少的勞動生產同樣多的產品。”“誠然，個別廠主所追求的不是減少工人而是擴大生產。假定他能做到這一點，能夠減低商品價格，把買主從競爭者手里奪過去。但是帶給‘國家的後果’會是怎樣的呢？”“其他的廠主就會採用他的生產方法。那時他們中間的某些人，當然就會按照新機器把勞動生產力提高到某種程度來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費量依然不變，假如同樣數量的勞動由十分之一的人手來完成，那末，這一部分工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會被奪去，他們的各種消費也要減少那樣多……可見，發明的結果（如果國家沒有對外貿易，如果消費量依然不變）會使大家遭受損失，使國民收入減少，從而使下一年的消費總量減少。”（第一卷第344頁）“也一定是這樣

⊙ 第1卷第4篇第3章第342頁及以下各頁。——編者注

⊖ 以下所有引証，如果沒有特別說明，都是引自《Nouveaux Principes》（“新原理”）上述版本。

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西斯蒙第是指工資而言），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貧困。因此，靠發現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始終是同对外貿易有关的。”（第一卷第 345 頁）

讀者可以看到，这些話已經充分表現出我們十分熟悉的“理論”：資本主义的發展使“国内市場縮小”，因而需要国外市場。西斯蒙第常常返回到这种思想上来，把它同自己的危机理論、人口“理論”联系起来；这是他的学說的要點，也是俄国民粹派学說的要點。

自然，西斯蒙第沒有忘記在新的关系下，伴随着破产和失業而来的是“商業財富”的增加，因而一定要談到大生产即資本主义的發展。他深知这一点，他正是断言資本主义的發展使国内市場縮小：“正像大家的享受和消費近于平等，或是極少数人一切都有剩余而大多数人仅有必需品，对于公民的福利不無区别一样，这两种收入分配法对于商業財富（richesse commerciale）[⊙]的發展也不無区别。消費上的平等結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場，不平等总是縮小市場。”（de le (le marché) resserrer toujours davantage）（第一卷第 357 頁）

总之，西斯蒙第断言：国内市場由于資本主义固有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而縮小，只有均衡的分配才能造成市場。但是，在商業財富的条件下（西斯蒙第不知不覺地轉到商業財富的問題上，他也不能不轉到這一問題上，因为不这样他就無法談到市場），这是以怎样的方式發生的呢？这一点他沒有研究。他用什麼来証明，在商業財富的条件下，即在各个生产者互相竞

⊙ 这里的着重号是我們加的，其他各处的着重号，如果沒有不同的說明，也是我們加的。

爭的條件下，可能保持生產者的平等呢？他根本沒有用什麼來證明。他只是肯定地說：應該如此。他不去進一步分析他所正確指出的矛盾，卻一味談論最好沒有矛盾。“由於大農業代替小農業，可能把更多的資本投入土地，可能把更多的財富分配給全體農民”……（也就是說，正是由商業財富的絕對量所決定的國內市場“可能”擴大嗎？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擴大嗎？）…… “但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一個富有的農場主的家庭加上 50 個貧窮的短工的家庭的消費，與都不富裕但又都能維持溫飽的（une honnête aisance）50 個農民家庭的消費是不相等的。”（第一卷第 358 頁）換句話說，也許農場的發展也給資本主義造成國內市場。西斯蒙第是一個學識豐富、心地善良的經濟學家，他不能否認這個事實，但是……作者在這裡放棄了自己的研究，直接用農民的“國家”代替了商業財富的“國家”。他對駁倒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的不愉快的事實避而不談，甚至忘記自己剛剛說過的話：由於商業財富的發展，“農民”已經發展成為“農場主”。西斯蒙第說：“最初的農場主都是普通的農夫…… 他們仍舊是農民…… 他們幾乎從來不使用短工，而僅僅使用與自己平等的人當中挑選出來的僕人（雇農——des domestiques），他們平等地對待這些僕人，在一桌吃飯……構成一個農民階級。”（第一卷第 221 頁）這就是說，全部問題在於這些擁有宗法式雇農的宗法式農夫特別稱作者的心意，所以他干脆不談“商業財富”的增長在這種宗法關係中所引起的各種變化。

但是西斯蒙第絲毫也不想承認這一點。他繼續認為他在研究商業財富的規律，他忘記了自己的保留條件，直截了當地肯定說：

“总之，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数私有者手里，国内市場日益縮小（！），工業不得不更加向国外市場寻找銷路，而在那里威胁着它的是巨大的波动。”（des grandes révolutions）（第一卷第361頁）“总之，除非增进国民福利，就不能扩大国内市場。”（第一卷第362頁）西斯蒙第指的是人民福利，因为他剛才承認农場能够增进“国民”福利。

讀者可以看到，我国粹派經濟学家談的也是这一套。

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最后部分，即在第七篇“論人口”的第七章“論机器的發明造成过剩人口”中，又談到了这个問題。

“在大不列顛，农村中大农場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而不能維持温飽的佃农（fermiers paysans）階級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們的消費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間工作的短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远不能像以前的富裕农民那样鼓励（encouragement）城市工業。”（第二卷第327頁）“在城市人口中也發生了类似的变化……小商人和小工業家消失了，他們100个人被一个大企業主代替了；也許他們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們合起来比他是更好的消費者。他的奢侈对工業的鼓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戶的温飽对工業的鼓励小得多。”（ib.⊖）

請問，西斯蒙第关于国内市場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而縮小的理論，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結果呢？这使得作者剛要正視問題，就避而不去分析那些适合于資本主义（即“商業財富”加上工農業中的大企業經濟，因为西斯蒙第不知道“資本主义”

⊖ ibidem——同上。——編者注

这个詞。概念的同一性使这一用語完全恰当，因此我們在下面只說“資本主义”）的条件，却以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观点和小資產階級空想代替这种分析。商業財富的發展以及竞争的發展应当使“維持温飽”的、与雇农保持宗法关系的中农不受侵犯。

显然，这种天真的願望純粹是西斯蒙第和“知識界”中其他浪漫主义者的东西，它日益剧烈地和现实發生冲突，这种现实使西斯蒙第还不能深刻認識的那些矛盾發展起来了。

显然，理論政治經濟学在以后的發展中[⊖]已接近于古典学派，它确切地断定了正是西斯蒙第想否定的事实，即一般資本主义的發展特別是农場的發展不是縮小国内市場而是造成国内市場。資本主义是同商品經濟一道發展的，随着家庭生产讓位于为了出卖而进行的生产，随着手工業者讓位于工厂，資本的市場也就形成。因“农民”变成“农場主”而从农业中被排挤出来的“短工”，供給資本以劳动力，农場主則是工業品的購買者，不仅是消費品的購買者（消費品以前是家庭农民或农村手工業者生产的），而且是生产工具的購買者（在大农业代替小农业的时候，生产工具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样[⊙]）。后一点值得強調，因为西斯蒙第特別忽略了它，在我們引証过的关于农民和农場主的“消費”的那一段話中，他說只有个人消費（吃飯穿衣等等的消費），买机器、添工具、造房屋、修倉庫、盖工厂等等不是消費。当然这不过是另一种消費，即生产消費，不是人的消費，而是資本的消費。必須指出，正是西斯蒙第从

⊖ 指的是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在1908年版本中加的注解。——編者注）

⊙ 因而，可变資本要素（“自由的”工人）和不变資本要素同时形成；后者包括小生产者所丧失的生产資料。

亞當·斯密那里抄襲來的這個錯誤(我們馬上就可看到)被我國民粹派經濟學家原封不動地搬來了[⊖]。

二 西斯蒙第對於國民收入和資本的看法

西斯蒙第用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及其發展的論據，並不限於上述各點。他根據他的關於收入的學說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應該說，西斯蒙第完全抄襲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學說和關於三種收入即地租、利潤和工資的學說。他在某些地方甚至企圖綜合前兩種收入，將其同第三種收入對立起來。例如，有時他把地租和利潤合在一起，將其同工資對立起來(第一卷第104—105頁)；他甚至說地租和利潤是 *mi-eux-value* (額外價值³) (第一卷第103頁)。然而不應像艾弗魯西那樣夸大這一用語的意義，說“西斯蒙第的學說接近於剩餘價值學說”(“俄國財富”第8期第41頁)。其實西斯蒙第並沒有比亞當·斯密前進一步，因為亞當·斯密也說過，地租和利潤是“勞動的扣除”，是工人加在产品上的那一部分價值(見“關於財富的本性和原因的研究”比比科夫的俄譯本第一卷第八章“論工資”和第六章“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西斯蒙第也不過如此。但是，他企圖把新創造的产品分為額外價值和工資這一點，同社會收入和國內市場的學說、同資本主義社會產品的實現聯繫起來。這種企圖，對於評價西斯蒙第在科學上的作用，對於說明他的學說和俄國民粹派的學說之間的聯繫，是極其重要的。因此，這種企圖值得詳細地加

⊖ 艾弗魯西一點也沒有談到西斯蒙第學說的這一部分，即國內市場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縮小。我們還會多次看到，他所忽略的東西恰好最能清楚地說明西斯蒙第的觀點以及民粹主義和他的學說的關係。

以分析。

西斯蒙第处处把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消费和人口的关系的问题提到首位，自然他就应当分析“收入”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而我们也看到，在他的著作的开头就有三章是专谈收入问题的（第二篇第四章至第六章）。第四章“收入怎样从资本中产生”是论述资本和收入的区别。西斯蒙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讲到这个问题同整个社会的关系。他说：“既然每个人都为大家工作，大家的生产也就应由大家来消费……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对于社会是极重要的。”（第一卷第83页）但是西斯蒙第感觉到，这一“极重要的”区别对于社会并不像对于个别企业主那样简单。他有保留地说：“我们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中最抽象最困难的问题。在我们的概念中，资本和收入的本性往往错综在一起。我们看到，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一个人则是资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转身就具有不同的名称”（第一卷第84页），就是说，时而称为“资本”，时而称为“收入”。西斯蒙第肯定地说：“但把它们混淆起来是错误的。”（leur confusion est ruineuse, p. 477）。“区别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愈困难，这一区别就愈重要。”（第一卷第84页）

大概读者已经觉察到西斯蒙第所谈的困难究竟是在哪里。既然对个别企业主来说，收入就是他用来购买某些消费品的利润[⊖]，对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那末，能否把这两种收入合成“社会收入”呢？如果这样，那些生产机器的资本家和工人怎么办呢？他们的产品不能用于消费（即个

⊖ 确切些说，是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润。

人消費)。不能把這些產品當做消費品。它們只能用作資本。就是說，這些產品對其生產者來說是收入（就是補償利潤和工資的那一部分），對其購買者來說則成為資本。究竟怎樣才能把這種妨礙人們確定社會收入這一概念的糊塗思想弄清楚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西斯蒙第一接觸到這個問題就立即逃避，僅限於指出“困難”。他直截了當地說：“通常認為收入有三種：地租、利潤和工資。”（第一卷第85頁）接着他轉述了亞當·斯密關於每一種收入的理論。已經提出來的問題，即社會資本和社會收入的區別，始終沒有予以回答。往後的敘述已沒有把社會收入和个人收入嚴格區分開來。但是西斯蒙第又一次接觸到他所拋開的問題。他說，與各種不同的收入一樣，也存在着“各種不同的財富”（第一卷第93頁）：固定資本——機器、工具等等；流動資本——比前者消耗得快，並且改變自己的形態（種子、原料、工資）；最後是資本收入——它不用於再生產。在這裡，西斯蒙第重複着亞當·斯密在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學說中所犯的一切錯誤，把這些屬於流過程的範疇同產生於生產過程的範疇（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混淆起來。這件事情對我們是無關緊要的。使我們感興趣的是西斯蒙第的關於收入的學說。關於這個問題，他根據剛才談到的財富分為三種的觀點，作出了如下的論斷：

“重要的是指出這三種財富都同樣地用於消費；因為生產出來的一切東西，只是由於能為人类的需要服務，才對人类具有價值，而這些需要只有用消費來滿足。但是，固定資本是間接地（d'une manière indirecte）為此服務的；它消費得很慢，它幫助人类進行消費品的再生產”（第一卷第94—95頁），而

流动資本(西斯蒙第已把它和可变資本看做一样)則变为“工人的消費基金”(第一卷第95頁)。由此可見,与个人消費相反,社会消費分为两种。这两种社会消費在本質上截然不同。当然,問題不在于固定資本消費得慢,而在于它在消費时并不为社会上任何一个阶级形成收入(消費基金),在于它不是用于个人消費,而是用于生产消費。但是,西斯蒙第看不出这一点,他感到在探求社会資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中又迷失了道路[⊖],因而一筹莫展地說:“財富的这种运动很抽象,需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真正抓住它(pour le bien saisir),所以我們認為,最好用一个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第一卷第95頁)举的例子确是“最簡單的”。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場主(un fermier solitaire)收了一百袋小麦;一部分自己消費,一部分用来播种,一部分供雇工消費。第二年他收了二百袋小麦。誰来消費这些小麦呢?农場主的家庭不可能發展得这样快。西斯蒙第以这个例子(一个極不恰当的例子)来表明固定資本(种子)、流动資本(工資)和农場主的消費基金的区别时說:

“我們已經区分了單个家庭中的三种財富,現在我們来考察一下每一种財富同整个国家的关系,并分析一下从这种分配中如何能得出国民收入来。”(第一卷第97頁)但接着只是談到社会也必須再生产这三种財富:固定資本(并且西斯蒙第着重指出,生产固定資本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但并未解釋固定資本怎样去交換从事这种生产的資本家和工人所必需的

⊖ 就是說,西斯蒙第現在才把資本和收入分开。前者用于生产,后者用于消費。但这里是指社会而言。而社会也“消費”固定資本。上述区别消失了,把“一个人的資本”变为“另一个人的收入”的社会經濟过程依然沒有闡明。

消費品)；其次是原料(西斯蒙第在这里特別把它划分出来)；最后是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这就是第四章告訴我們的一切。显然，国民收入問題并未解决，西斯蒙第不仅对收入的分配，甚至对收入这个概念也弄不清楚。他立即忘記了，指出社会固定資本再生产的必要性，在理論上是極端重要的。在談論“国民收入在各个公民階級間的分配”的第五章中，他直接談到三种收入，并把地租和利潤合在一起，說国民收入由財富的利潤(其实就是地租和利潤)和工人的生活資料这两部分組成(第一卷第104—105頁)。此外，他又說：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結果，同样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財富所生的利潤；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 puissance de 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換的那部分財富或劳动階級的生活資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費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費，他們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換，从而把劳动变成資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資本家消費，他們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換，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一卷第105頁)

这样一来，西斯蒙第就干脆把他那样肯定地認為是極其重要極其困难的国民資本和国民收入的區別問題抛弃了，把前几頁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西斯蒙第已經覺察不到，由于抛弃了这个問題，他得出了一個謬論。既然生产需要資本，确切些說，需要生产資料和生产工具，那末，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被工人和資本家全部消費呢。應該生产生产資料和生产工具，而每年也在生产它們(这是西斯蒙第自己剛才也承認的)。現在忽然把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等等弃置不顧，而用年生产和国民收入相等这种十分荒唐的論断来解决資本和